



人生印记

秋天的星星

季润心

印象中的秋天，是一个樟木围成的小院。那里有一棵向外延展的桂树，在满地金黄花瓣的树下，是个随风而动的明亮躺椅。一把摇椅，一位老人，摇啊摇……

桂枝摇，风儿娇。那是一个初秋，院里的桂树刚站满花苞，小小的，一点点的。我趴在窗前，用手指着花枝，兴冲冲地向奶奶喊道：“星星！白天的星星！”奶奶摸摸我的头，柔和地对我笑着：“那奶奶给你摘下两颗星星去？”然后就给我摘下“星星”。而之后，我便真如保护星星一样保护娇嫩的花骨朵，甚至在花苞枯萎之时我还大哭着说：“奶奶！星星不亮了！”而奶奶也只是笑着将我抱到桂下的长椅上，用那温和的话语和着微凉的风说：“这是秋天的星星，秋天过了，星星自然就落下了。”

当时还小，并不知道奶奶曾经有裹小脚，也并不知道奶奶当时伸出手臂时手上那明显的颤抖与吃力。我只知道，若是我想要，哪怕是真的繁星，奶奶也会为我摘来。

桂花香，风儿远。那是一个深秋，桂花已至，满地飘香。我从下车地循着花香，回到了那个小院：奶奶正在桂树下摇着蒲扇小憩。我悄悄推开木栅门，奶奶便醒了。那时，她的眼里不像从前一样神采奕奕，而是犹如暖阳之前附上一抹阴翳，晴朗却昏暗。她一点点从长椅上挪了下来，险些没站稳，我连忙扶住了奶奶。奶奶朝我笑了笑：“哎呀，这么高啦都成大娃娃啦！”我只是默默地搀扶着她。她却轻轻地拍了拍我：“哎呀呀！我还没老到那个地步！”说完便放开了我，像小孩子显示自己的强壮一样快走了两步，随后便朝我招招手示意。她给我几块亲手做的桂花糕，那满口的香甜，一直伴随着我归乡之路。

转瞬多年，奶奶已经远去，在我的眼中，曾经葱葱郁郁的小院也有些荒废，长椅上满是杂草，桂树了无生机。在我眼神失落之际，无意撇到在角落中的弱小树枝。那里有一抹明黄……一抹明黄？那是刚开的，在角落中默默无闻的花苞。

星星，秋天的星星！
我潸然泪下。
奶奶，秋天的星星升起了，您看到了吗？

物象之旁白

阿占



插图 阿占

代，满城霓虹拥挤，马灯物象刚好可以应对内心所求之沉寂，为此，我曾写下这样的分行：提着油已殆尽的/马灯，在荧光城市里/赶路/就像卖蜡烛小贩/全部的光亮已经售空

田野调查的时候，若运气够好，是能收到马灯的。拎起来端详，那必有的马鞍，是铁的筒架，下端有一油皿，螺丝盖，全封闭，油不滴漏。上端有两个铁盖，分层有空隙，便于出气；中间是玻璃罩；自然还有一根铁丝提手。早年在乡间，马灯又叫气死风灯，风雨拿它没办法，实用度之高，其光亮似乎能将夜幕撕开一道口子。我忍不住献上惊叹，这灯中的侠啊。

还有，到了船上，马灯就成了桅灯——挂在木船桅杆上，一来用做船的标记，冥冥如墨夜行时分，远远地就能望见这束光，以免船舶相撞；二来船老人在起帆落帆时有所照明及信号。

据说物象是隐喻的，暗示的，近似无法得逞的幻觉，是持有者的向往与相忘。比如，恋猫更接近禅与孤傲；恋树木最有消隐之心；恋鱼恋鸟是在追寻风的自由；恋星光就去记忆一条入海的河流；恋河堤是为了寻找蛙鸣。

城市秀场

塔楼，青岛的另一番风景

王溱

许多人来青岛是奔着大海、海鲜和啤酒，然而青岛还有更多独特且充满韵味的风景。

众所周知，一百多年前德国曾一度占领过青岛，留下不少欧式塔楼建筑，虽经百年风霜，但人们仍可以从中领略建筑艺术所带来的震撼，同时感受“腾笼换鸟”“推陈出新”所散发的清新气息。

安徽路是青岛老城区一条街道，一段文气十足的马路。在不足千米的路面上，有邮政博物馆、嘉禾美术馆、咖啡书屋、青岛文学馆，还有老舍公园。公园里老舍身披大衣，两臂相抱的雕像，庄重的矗立在粗壮长满绿叶的大树之下，让整条马路陡然间洋溢着浓厚的文化氛围。就在这条马路的5号，122年前诞生了一座2500平方米的建筑。暗红色砖墙，清水砖白线沟边，哥特式塔楼，整座建筑呈现出浓郁的欧式古典色彩。

欧式建筑在青岛并不稀罕，但眼前这座建筑的塔楼，却别具一格。粗大黝黑的西伯利亚原木，七彩美丽的玻璃老虎窗和宽厚的木窗框，明显磨损带有不少划痕的旧地板，还有走上去发出阵阵声响并带有斑驳之痕的旋转木楼梯，无不飘散着一股久远而又熟悉的水香气味。仿佛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，又仿佛置身于古老传统与现代时尚的空间。

塔楼有个优雅而深沉的名字：塔楼1901。
建筑先是胶澳德意志帝国邮局，后是青岛市邮政局的办公场所。但塔楼做什么用？有人说用于装载发报的设备，有人回忆是用来存放杂物，还有人推测是低级员工办公或休息的场所。其实曾经的何种用途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如今它已成为青岛人文景观的一个窗口，更成为一些游客和“文人雅士”趋之若鹜的“打卡地”。

顺着旋转的楼梯缓缓而上，墙壁上挂满了照片，黑白彩色交相辉映。那一幅幅不同年代不同内容的照片，犹如指南针引领每一个来访者穿越历史穿越时空来到塔楼。

塔楼四周是高低不齐错落有致的各式书架，上面摆满各类书籍，可以看到许多中外名著，还能看到各种文创产

品。充满了扑鼻的墨香味，似乎在昭告来访者，已置身于文化沃土。

塔楼里的摆设就像一座微型博物馆。那些装饰的木材、吊灯，镶嵌在高处的玻璃，以及老式的唱机、壁画，代表着不同年代、不同的艺术、令人心动，令人若思。

没人打扰，没人催促，塔楼总是静悄悄，唯一的声响就是研磨咖啡时，机器发出的一阵短促沉闷的旋转声。但这又是许多人的需要。一杯咖啡一本喜爱的书籍，悠闲而坐，这本身就很“文艺范”。这种姿势在塔楼随时可见，这也成为了塔楼的一道亮丽风景线，许多人恰是冲着这股“范”而来。

塔楼是当地文艺人士的聚集地。这里举办过新青年音乐沙龙和各种读书会，青岛的作家诗人有新作品出版要举办研讨会、分享会、交流会、推介会甚至签售会，都喜欢在塔楼进行。因为作家们觉得这里有文化的土壤，文艺的细胞，还有文学的气息与氛围。在这里一坐立时有一种创作欲望的亢奋，一种在铅字中检视的矜持。

塔楼又是文学的启蒙地，许多青年文学爱好者在此受到鼓舞、感染、熏陶，而后走上了创作的道路。

如果说120多年前塔楼的设计者是为了展示近代建筑技术，而百年后经过重新修葺装饰的塔楼则赋予了更多的人文艺术。面对这块古老与现代融合的艺术天地，一些来自大江南北的游客，当然首先是有文艺情结的文学爱好者，可以放弃石老人甚至崂山优美的景观，也要到塔楼来一睹风采。这些年在网络上，写青岛碧海蓝天优美环境的帖子越来越少，取而代之的是新开辟的网红打卡地，而塔楼首当其冲。许多人为错过塔楼而后悔不迭，更多的人因为在塔楼上留下了难忘的一刻而沾沾自喜，引以为豪。似乎走上了塔楼，文艺范就更浓了一些，文艺的情怀更深沉了些。甚至一些知名的作家、演员、文艺工作者，也愿意到塔楼来参观。随意翻看一下感兴趣的书籍，观看一下那些颇有特色的装饰，再探访一番整栋建筑的昔今，然后拍照留念。既愉悦又充实，临走少不了留下一句话：这边风景独好，有机会一定再来！